

旅美日記

葉于鎬

「月亮是外國的圓」雖是諷刺一般人崇外心理的話，然而……去（五十八）年九月廿六日我在美國舊金山適逢中秋佳節，林同核學長及夫人高訓銓女士及其小姨邀我在舊金山對岸濱海的 Ordine 餐廳晚餐賞月，由落地長窗外望一輪明月移動於白雲間，時隱時現，皎潔而又幽美，反映在海波上的月影似天上撒下的銀片閃爍盪漾，遠眺隔岸舊金山的燈火如閃閃繁星，景色煞是美好醉人，餐廳內柔媚的燈光下久別重逢的親友陪伴着低語淺笑，侍者送來佳餚美酒，偶然打斷了話題，立即重拾起來，啊！美國這裏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圓又皎潔，這並非由於視覺，而是心靈上的感觸。

九月二十四日抵達舊金山時，林同核學長伉儷親

住在臺灣的人所不易想像得到的，如果沒有車代步，不僅工作時發生困難，一切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將無法解決。

原以為在洛杉磯無相識之校友，沈兆龍學長特介紹朱湖南學長到機場相接，然當抵達舊金山機場搭機時，臨時獲知原訂之 UA 五〇五次班機因故取消，改搭 PSA 航空公司二二〇次班機，乃請林學長代用電話通知在洛杉磯機場候接之朱湖南學長，不意朱學長之電話號碼查不到，幸及時改通知駱美洪學長伉儷趕到機場相接，駱學長府上距狄斯奈樂園甚近，翌晨駱學長偕同渠最年幼之三位男女公子 Mico Lawrence 及 David 陪伴同遊狄斯奈樂園竟日，晚間又約其康乃爾大學校友李右榮兄伉儷在渠華麗之住宅內作陪，為我洗塵，駱學長之長女 Angela 方於一星期前歸，駱府有子女七人之多，家庭中一團和氣，熱鬧氣氛，令人羨慕。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四日專程到田納西州及佛羅里達州各地，分別參觀美國 TVA 及 IMC 所屬各磷礦場及工場，未去以前想像中認為各該礦區必極荒涼如沙漠，抵達後却出人意外，尤其是當 IMC 的

到機場迎接，林夫人高訓銓女士之雙親係我嫡親舅父母，均已年逾八十高齡，數年前方自共匪竊據下之大陸逃出，是日亦親自趕到機場相晤，使我感動萬分，既歡喜又傷心，默然無語者久之。在舊金山之親友頗多，交大校友方面除林同核學長外，尚晤及楊裕球、陳乃東及陳在和諸位，楊裕球伉儷最好客，對交大校友尤其殷勤週到，幾乎所有交大校友經過舊金山者，無不受楊學長府上熱誠接待，陳乃東學長在臺時主持南部校友分會多年，對同學會貢獻特多，赴美後先住德州，方於八月間遷到舊金山，廿五日林同核學長伉儷親自駕車伴遊金門大橋、海灣大橋、金門公園、博物館等名勝，晚間又歡宴於漁夫碼頭之餐館，並邀楊裕球、陳乃東及陳在三對賢夫婦儷作陪，座上最熱鬧者仍屬乃東兄，妙語如珠，使大家至感歡欣愉快。

進入美國每一大都市，當剛一下飛機走出機場後就有一種感覺，似乎一葉孤舟漂入了四無邊際的汪洋大海，顯得自己特別渺小，在洛杉磯時這印象尤其深刻，最新式的高速公路縱橫交錯，雖然發達，然而不僅機場到市中心的距離仍感極遠，市中心距一般住宅區也很遠，住宅與住宅或店之間的距離，也是我們久 Mr. Edward F. Perkins 陪我參觀湖地 (Lakeand) 巴投 (Barrow) 附近磷礦礦場時，真是世外桃源，原來佛羅里達州那一帶磷礦礦區極遼闊，地形為一片大平原，表面土厚約二十至三十英尺，其下之磷礦厚亦約二十至三十英尺，磷礦之下為石灰石，開採方法係用極大之挖土機 (Dragline)，先將表面土挖起倒置一旁，然後再用該挖土機挖出磷礦傾倒於另一處，另用強有力之水槍將磷礦沖擊成漿狀，由導管引往工廠，磷礦挖淨後，仍用原挖土機將原先挖出之表面土回填，因挖斗容量高達七十五噸，工作極快，隨即在上述種植松樹、橘樹或建造房屋，故各處松林茂密蒼翠，橘園果實累累，間或有極漂亮之房屋，散佈於其邊緣。

既來到佛羅里達州，乃趁機往邁阿密訪晤沈兆龍學長全家，沈學長十餘年前在臺灣蘇澳擔任公路局蘇澳運輸處主任時，曾相聚數年，其夫人為一優秀土木工程師，目前在美仍任土木工程師工作，其正在興建中之住宅即為渠自行設計者。十月五日晨沈學長駕車伴遊世界選美勝地邁阿密海灘，上午十時出發，沿途水色天光，棕櫚隨風搖曳，弄潮兒嬉戲海灘上，車沿

海灘更前駛，漸入極幽靜漂亮之住宅區，忽感腹饑，始見錶上指針已是午後一時，許久竟找不到任何餐館，迄下午三時正車抵西棕櫚灘，方看到豪華維爾強生餐館，餐後即行折返沈府，晚七時抵達時，嫂夫人已自製妥佳餚款待，歡談中忽聞電視新聞報告臺灣北部遭颱風侵襲，洪水為患，災情嚴重，臺北市部份地區水深已超過屋頂，心中立感不安，羅東、蘇澳一帶過去兩年多次水災，均極嚴重，今年又遭水災，情形恐不堪設想，廠內與家中情況究如何，均感焦慮，一時又無處探聽消息，徒嘆奈何。

十月六日抵達美京華盛頓，我國駐華府公使張乃維學長百忙中陪我參觀白宮、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國會大廈及博物館等，張學長係前上海中學同學，不久前曾率我留美學生省親團返國一行。

自臺北出發，一路輾轉各地均搭乘飛機，速度固快捷，然失去流覽沿途風光機會，於是決定自華盛頓起經巴的摩、費城、紐約至波頓士一段犧牲已購之飛機票，改乘公路車，在紐約交大及上中校友亦不少，楊天一學長迎我到他府上居住，渠對我同學會極熱心，東西岸兩出入口分別由楊天一及楊裕球兩學長駐守

名勝，不可錯過，往返約需五六小時，九時許出發，到達海德公園羅斯福總統故居參觀後，在其庭園中，由章學長用其 Polaroid 像機為我攝影數幀留念，此像機之優點係拍攝後，一分鐘即可當場看到彩色鮮艷之像片，歸途順便繞至西點軍校參觀，惟此行所耗時間超出原估甚多，章學長又邀往其府上小坐，時間雖已遲，盛意難却，抵章府時，章夫人已備妥親製之美味點心款待，僅停留數分鐘即匆匆告辭，至感抱歉，趕抵全家福餐館已八時又半，逾約定時間連兩小時之久，使諸學長久候，更感歉咎，該晚除交大俞炳昌伉儷、楊天一、吳廈、張平洲諸學長外，尚有上中許懷均學長，此外姜維德、劉昌夏諸學長則因事未能晤及，席間暢談二十餘年往事，猶如昨日，大家似又重返年青之學生時代，忘却年齡之既長。

在紐約雖停留五日，大部份時間均係與各親友歡聚話舊，以致無時間遊覽各處名勝，例如紐約港口之自由神像及摩天高樓帝國大廈，不僅未曾親自登臨其上，看亦未曾看到，著名之 Broadway Show 也未親觀賞一場，說來幾難令人置信。

到波士頓時曾利用晚間訪晤王安學長於其寓所，彼工作至為繁忙，日間不便前往打擾，在美國無論大小城鎮，幾乎處處都可看到電子計算機之使用，王安

對我交大同學實在幫助極大，在紐約預定停留五天，楊學長稱：以五天時間遍訪紐約諸親友，極困難，何況尚須勻出時間遊覽紐約名勝，建議訂於十月十日雙十節晚六時半，邀約我所熟識之交大及上中校友在紐約百老匯九十一街全家福館餐館餐敘，以節省時間，我自極為感激，該晚在楊府，楊天一學嫂先以自製佳餚款待，在座尚有楊西崑學長之夫人，渠在聯合國工作，現亦住在楊府，談起楊學長在非洲之成就，對政府貢獻之偉大，我上中校友自與有榮焉。翌晨楊天一學長夫人錢重慈女士及楊西崑學長夫人葉寶珉女士駕車到聯合國上班，我即隨車前往聯合國參觀。

由於楊府距紐約市區頗遠，進出必須楊學長親自駕車接送，心甚不安，乃商得楊學長伉儷同意，遷住於西四十四街楊學長辦公處對面一旅館中，九日下午吳廈學長約我同往洛克斐勒廣場及第五街一帶觀光，晚間到吳府拜候嫂夫人後，吳兄伉儷偕其女公子又陪我同遊中國城。

雙十節各中國駐美機構均放假，我壘肥公司駐紐約代表光德正兄來旅館晤談，不久章達銳學長特向公司請假一天來旅館邀我出遊，謂羅斯福總統故居係一學長所主持之王氏試驗室，其業務不僅限於美國，現已遍及全世界。

於參觀加拿大氦廠公司所屬之厄加拉瓜及華倫兩廠後，十月十七日抵達芝加哥市，何羽學長親到機場迎接，我與何學長原不相識，沈兆龍學長聞悉支加哥我無熟人，特臨時打長途電話給何學長請就近照應，雖素昧生平，何學長接待得極為殷切週到，其性格之豪爽熱誠，更使我永誌難忘，在芝加哥僅停留半天，何學長堅請翌日多留一天，以係假日可以全天伴我遊覽芝市，奈變更日程牽動太多，不得已，何學長乃駕車伴我夜遊芝市一周。

十月廿日抵達科羅拉多州之丹佛市，於飛臨丹佛上空時，自飛機上下望皚皚白雪，一片銀色世界，身上雖僅穿一件毛衣，步下飛機竟絲毫不覺寒冷，離開大陸二十餘年來首次看到如此雪景，自不免感觸萬分，馮學長傳烟來機場迎接至其寓所居住，並偕訪袁森泉學長，原亦擬往訪史劍宇學長，及聞史學長適去蓋金山，尚未返家而作罷，在丹佛停留三天，曾參觀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及電子計算機中心等，然後重到舊金山。

在美國遊歷各大小城鎮，印象最深刻的是所到之處，見到的人無論其國籍為何，玩樂時盡情玩樂，而一

工作時，個個都極為勤奮，分秒必爭，許多人以為在歐美國家每星期僅工作五天，週末兩天可以休息玩樂，實際不然，週末需做之工作更多，清理庭院即為很吃力之工作，家家草坪花木均經常保持極整潔美觀之狀況，其次是國民遵守交通秩序之情形極佳，晚間街道上已無車輛行駛時，行人遇到紅燈都仍停步等候，綠燈方才通過。

但是並非所有外國的月亮都更圓更亮，例如在紐約市區內，人們因時間寶貴，在各街道上行人即不願紅綠燈信號，隨時在車輛間隙中搶過，十分危險，再者當我抵達華盛頓及紐約兩地時，親友均先向我提出告誡：因晚間治安情形不佳，六時天黑後最好不要獨自一人上街，美國不少大學學生鬧風潮以致許多大學停課，於參觀加州大學 Berkeley 校園時，但見路邊不少嬉皮，長髮垢面，玩弄各種樂器，使人發生憎惡之感。

由舊金山經夏威夷於十月廿八日到達日本東京，出國前偶然與經濟部礦業司司長吳伯楨學長談及此次前往美日考察，擬順便參觀較具規模之水泥廠，乃承吳學長透過我駐日本大使館經參處之安排，得有機會參觀到日本住友水泥株式會社之彥根工場及多賀工場，暨宇部興產株式會社之宇部水泥工場及砂鐵工場，此外並曾參觀神戶製鋼株式會社之機械工場，古河礦

業株式會社之小山工場及高崎工場，以及安全索道株式會社等。

十一月十五日向王樹芳學長辭行，準備第二天離開東京返國，由於日本左派極端份子學生借阻止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赴美談判琉球問題為由，遊行示威，並到處破壞治安，甚至在銀座鬧區投擲汽油彈，十六日係星期日，為佐藤啟程赴美之前一日，上午特往銀座一帶作最後一次巡禮，街道上行人極少，各銀行商店大多均用木板等物將門窗封閉以避免遭受示威者的破壞，下午乘車往羽田機場途中，戒備森嚴，如臨大敵，街上車輛行人稀少，每一十字路口均有警車戒備，機場四周戒備更為嚴密，幸所搭乘之中華班機準時起飛，亦準時抵達臺北。

回憶八週前（五十八年九月廿二日）王正衍學長伉儷親自駕車於清晨送我到松山機場，不過眼前事，短短的八週時間使我增加了不少閱歷，過去每次到機場全係送別親友，每懷着一種憂傷惜別的心情，上次卻沒這種心情，因為是自己短期出國，很快就回來的，雖然為期很短，還不到兩個月，然而林致德、張文彩諸學長仍到機場送行，至感友情之溫暖。

拉雜寫來，謹以此向各位學長學嫂致最誠摯之謝意。

曉轉齋散記

(十二)

胡博淵

蘭州之行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夏偕吾師吳稚暉先生參加蘭州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並參觀石門油礦與敦煌石窟等處。

「七七」事變以來，抗戰已將六載，勝利在望，民心憤激，軍事與建設並進，全國情緒，興奮不已。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每年在各省省會，輪流舉行，是年受甘肅省政府邀請在蘭州舉行第十一屆年會。余徵求吳稚暉師同意，是否可向年會致詞，同時遊覽西北名勝。當蒙慨允，喜出望外，乃於年會前二天，乘專機由渝出發，同座有翁文灝，劉鴻生，鈕惕生（彼至蘭州開會未畢即先赴新疆）等二十餘人。重慶低濕，四環皆山，如一筆筒，夏末秋初，氣溫常在華氏九十度以上，一經起飛，涼爽若仙。但半小時後，正向

川北飛行，機身方向，忽又回轉，駕駛員美國人，此為其初次飛蘭州，據稱接蘭州一帶報告，氣候不佳，為安全計，退回重慶。余等由高空降落，重入悶爐，苦不堪言，較由冷氣房驟入街市為尤甚。翌晨重飛，由嘉陵江而川北，逾劍閣，越秦嶺，高空飛騰，衆山皆小，遂達蘭州。省府及其各機關人員均來歡迎，殷勤招待。稚暉住省政府招待所，余因會務關係，宿會員招待所。次日年會開幕，會長翁文灝致開幕詞，省府主席谷正倫致歡迎詞，各機關代表及名人均有演講，而稚暉一生提倡科學與工程，遂提出「馬達救國」偉論，面對滿堂工程專家，意興倍增，詞語精彩，會中掌聲不絕。當被推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名譽會長。

開會期間，照例甚忙，省政府亦提出對於甘肅各種工程及建設專題，如改造省會為近代化城市，及關於路、礦、電、化、水利等各種問題，事有湊巧，年